

这块土地，被三个住宅区围绕。很久以前，它是一片农田，后来，在城市还未完全侵吞这里，而农民已经遗弃它的那些年，它沦为了一片荒地，它的身边，一栋高楼正拔地而起。它就这么无所事事地荒芜着，它以蓬头垢面的容貌告诉经过这里的人们，它没有袖手旁观，它与另一块土地一样繁忙，它职责，就是忙着观望。

终于，它观望到了美好的结局——高楼造好了，那么，该关照到它了？然而，人们要紧安顿新居，高楼里传来电钻刺耳的声音和榔头敲打的声音，它悉数地聆听了去。悬空的窗户里飞射而出的建筑垃圾，民工把它充当临时厕所，它亦是无条件地接纳。它凌乱杂沓、它宽大广博、它纵深无垠……它终于葱茏起来，杂草高过人头，藤蔓牵扯缠绕，流浪猫和自由鼠在这里享尽天伦。而人们，只是环绕着它，匆忙来去，不及看它一眼。

一只鸟儿把未经消化的红豆排泄在它的胸怀里，于是，抽芽、发叶、开花、结荚。一季的成熟飞速到来，快到不及被发现，新的种子又落入泥土。它是宽宏大量，从不规定植物在它的身上，必须这一季生长，另一季储存体力。它顺其自然，任由雨水充沛灌溉，任由空气弥漫湿润，任由植物疯疯癫癫、不顾一切地成长、成熟、凋落、发芽……于是，它的胸怀里蔓延出大片红豆荚，更多的鸟儿来啄食，很快，这里充满了鸟鸣雀啼，这里成了鸟儿的

读“夜光杯”12月28日的《保质期亟待规范》一文很有感触，不由就“保质期”再说上几句。

“保质期”是食品生产、销售、包装上的重要环节。然而，有些食品生产商乃至一些销售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这一点：

一是模糊不清。这是生产商的问题。有些食品包装袋上的“保质期”并不明显，任你翻来覆去地寻找，却并非易事。好不容易找到了，却怎么也看不清。有的“保质期”数字是在塑料包装袋上压模而成，由于包装袋为浅色，致使压出的数字很难辨认。有的“保质期”仅打印在食品的外包装上，而直接包装食品的袋上却没能注明，外包装被丢弃后，“保质期”自然也就找不着了。

二是弄虚作假。这是销售商的问题。有的“保质期”是打印在纸上并贴在食品袋上的，有人便做起文章，将过期的标签撕掉，换上新打印的“保质期”标签。有的更是明目张胆地糊弄消费者，将新打印的标签贴盖在过期的标签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你说胆大不胆大？

当然，消费者也不能粗心大意。一次，我路过南京西路一家食品店，见店里人头涌动，便进去“轧闹猛”。原来，商店正在搞巧克力促销活动，买一送一。我也排队买了2盒。晚上，儿子下班回家拿起巧克力仔细查看，发现保质期仅剩最后一天。我们当时只顾便宜，也没在意保质期。看来，排队购买的人很多，但估计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像这样的情况，消费者自己疏忽，但商家未做足明确提示的工作，应该的首要责任吧。至于是有意无意的忽略呢，我就不敢妄加揣测了。希望各方商家，该做的提醒要做到，该负的责任要明确。



街心花园

薛舒

免费餐馆。

一夜，宿于装修到一半的新居内的木工，听见窗外有两只夜游的猫男猫女以婴儿的哭声相互倾诉表白，发出此起彼伏的歌唱。劳动者的睡眠被惊扰，一块锯下的木头从窗内掷出。然，掷地无声，荒草托住了飞射而来的武器，茂密的植物保护了发生在荒野里的爱情。猫男猫女越发热烈地欢呼，星斗闪烁了多久，它们便为爱情歌唱了多久。它就这么敞开胸怀，做着一张巨大的温床，所有为爱而来的来者，皆不拒之。

它不再无所事事，也不再荒芜。它有繁草密布、鸟语犬吠；它见证花开花落、生死繁衍。没有人进入它，只有一位拾荒的婆婆，偶尔进去，大群鸟儿便围着她呱噪，在她头顶和肩膀上洒落点点粪便。住进高楼的人越来越多，环形水泥路也已修好，人间的声色在环路外面日渐喧嚣，它被圈在环路内，独享每一个肆无忌惮的日月星辰。那时节，它洋洋洒洒地开出了金黄的苇花，风过，摇曳成倾斜的大片。它已有了浩淼的气势，是翻滚着波浪的小海，站在这一头，望不见那一头。

人们终于发现苇花的海洋，戏称他们是他们返璞归真的街心花园。它默默领受了这个称谓，一个不需人工侍弄的街心花园。它不是农田，亦不是花圃，它只是让自己在繁忙的世界中不致过于清闲。它的

繁忙是悄悄的、一丝丝、一分分的繁忙，它的繁忙淹没于苇花丛中，人们从未注意到，它亦有它的繁忙。

那个秋天，一些人站在它边缘，对着它指点江山、高谈阔论。这里将要建一座商城，安居的人们必须的生活设施……推土机把红豆藤蔓、芦苇野草连根拔起时，水泥环路上站着一群围观的孩子。他们第一次看见，土地是怎样被解剖的。他们发现，土地的胸脯被机械的刀划开时，黑色泥浆的血液渗透而出。他们还看见，那片正被颠覆的土地上，密密匝匝的枝蔓间，三只黄白条纹的小兽，惊慌失措地滚爬而出。

人们早已忘记，几个月前的某夜，一对猫男猫女，曾经在这里发生过一场野外的爱情。时间的脚步如此之快，爱情已然结果。而今，它借小兽的哀叫，向世界道出了最后的问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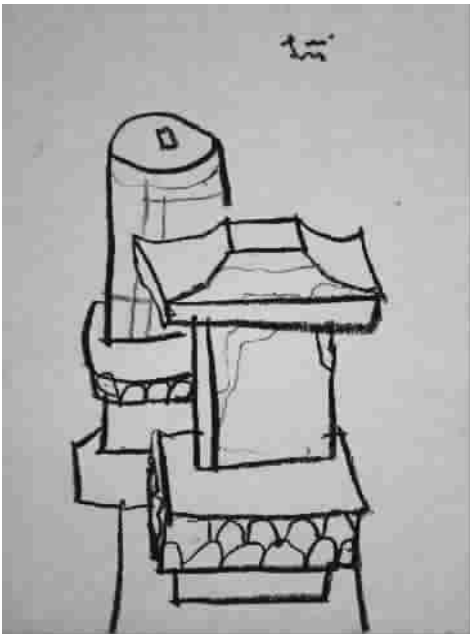
时间，让失去的悲伤，一如被水晕染开的浓墨，慢慢化开，变淡，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常常会在清晨醒来的时候，不期而至地打湿我的心和眼睛。妈妈刚走时，爸爸常常在夜里哭泣，这个高大魁梧、坚强到仿佛可以承担一切辛苦和磨难的老人，当他悲伤地这样告诉我时，我只听见自己的心，像脆弱的瓷器一般，分崩离析，碎了一地！

我最后看到的妈妈的表情，是悲伤的。这种情形，在她生病的这么多年里，不曾出现过。也许，她本能地知道自己在人世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但她没有办法告诉我，我们母女的缘分还有多久，因为，她很久很久，不会说话了。在和她告别回自己家时，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一转身，就会是天人永诀！如果知道，我会依恋地躺在她身边，就像小时候那样，一直陪着她，直到最后。

似乎无所不能的人类，却至今无力阻止死神的降临。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是，给死亡这件黑色却并不幽默的事情，笼罩上一点温暖的颜色，因为爱。在亲人不得不离开的时候，让他们走得不孤单，不害怕。紧紧握住她的手，抱住她的身体，感受到一分的温暖和一寸的温度，渐渐地，渐渐地冷却，消散，远离！

在妈妈罹患重病的岁月里，我们母女之间，虽然几乎没有语言交谈，可还是慢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交流方式。凭借着这种交流，不用语言，我们却依然可以清晰地知道，我们是相互深爱着对方的，我们是彼此至亲的人！

回忆以往给妈妈喂饭时，她总是一边慢慢咀嚼，费力吞咽，一边目不转睛地



时间(抽象画)

李磊

同时绽放的是
极乐与极悲
同时熔化的
肉身与岩浆
两千年前的一声巨响
今天还在耳边回荡

望着我，那种孩童般的专注和依赖，令人感动。这使我一直把成为病人后的妈妈当成孩子来看待，这样，你才会包容所有由她带来的麻烦和辛苦。我的爸爸更是对他病中的老伴，充满了怜悯、慈悲和仁爱。有时我忙完家务后，会坐下来和妈妈说说，解解闷，她会伸出手放到我的膝盖上，轻轻地抚摸我。我常常问她一些简单的问题，以观察她的思维状况和病情进展。她时而点头，时而摇头。记忆的橡皮擦，已经擦掉了她脑海里的很多事情，所以她无法给出正确的答案。这样的交流，现在想来也是何其奢侈，多么珍贵啊！我多想再给我的妈妈喂饭，洗头洗澡，洗那没人愿意洗的脏裤子，哪怕她半碗饭可以吃上二个小时，哪怕做完了这一切，我就累得想直接躺倒，不再起来。

我的手机里，留着一张我们母女两手相握的照片，照片中的情景因为无法再现而无比珍贵。那是妈妈住在重症监护室时，我在每天仅有的十分钟探望时间里拍的，看到这张照片，我的脑海里立刻会跳出四个字：心手相连！为什么人们常常用牵手二字来形容两个异性的相爱？两个人的手，若能牵在一起，他们的心，一定是分不开的。爸爸说，妈妈走的前一天，她一直握住爸爸的手，不肯放。我想，妈妈是在用最后一点力气，来表达她对于生的无比留恋和对亲人的无比依赖，她不想走，不想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啊！

虽然人们出于自我心理安慰的需要，会形容逝去者是去了天国，可是，比起想象中遥远而不可知的天国，毕竟是活生生的人间更值得留恋啊！

《金瓶梅》比之《红楼梦》，虽然趣味有俗雅之分，但作为一部世情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广阔性以及达到的艺术高度，与《红楼梦》可谓双水并流、各臻其妙。可是，不同于《红楼梦》研究成为“红学”的盛况，关于《金瓶梅》的研究，则始终显得有些寂寥，这跟它长期以来背有“淫书”之恶名，妨碍了一些学者理直气壮加以研究，也跟许多研究者把精力过多投入到对作者兰陵笑笑生的考证，使得文本的深入解读没有相应跟上，再兼以小说有太多的方言、隐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小说的被误解或者被曲解。

格非教授推出其研究《金瓶梅》的大作《雪隐鹭鸶》，以小说家特有的玄思妙想，结合张竹坡等人的评语，对《金瓶梅》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描写，做了洞幽烛微的论述。论著共三卷，第一卷“经济与法律”和第二卷的“思想与道德”，以史文互证的方式，一方面勾勒出中晚明社会历史场景，另一方面建构了一个隐含在小说结构深层的思想价值谱系。尽管最见文本解读功力的，是他关于第三卷的“修辞例话”，作者也说“如果读者对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背景没有兴趣，可以跳过卷一和卷二，直接阅读后半部分的文本解读。”但由于“修辞例话”片断分析居多（尽管这些片断分析不乏精彩），所以，卷一卷二的背景揭示，就能给这些片断提供更多贯通全书脉络的线索。这倒不是说这些片断分析，都是着眼于局部的见树不见林。

其实，有意从片断分析中延伸出作者的一种整体构思，乃至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引入一种宏观视野以及对传统人情世故的深度体察，也是格非的有意追求。比如，在“故事中套故事”或者说“二度叙事”的角度对中国长篇小说的整体考察，以写人物“是一串串写”来揭示《金瓶梅》塑造人物的整体构思。再比如，在“撞了个满怀”题目下，他分析西门庆与李瓶儿的私情，说开始私情的通常做法是先以言语挑逗，但《金瓶梅》恰恰是写两人没头没脑“撞了个满怀”，用这样简单直接的方式开始，构成小说叙事的特殊策略，也跟当时人的心理以及家居环境有一定关联。还比如，他以“囫圄语”这样的论题，讨论了帮闲应伯爵与西门庆对话的装糊涂，认为所谓“囫圄语，有点像打哑谜，双方都知道答案，但又要合力不让这个答案浮出水面。”然后笔锋一转道：“这大概就是我们安身立命于其中的虚妄人情吧。”这与其说是兰陵笑笑生对人生的洞悉，还不如说是格非对人生的感叹。正因为片断分析中有整体视野，所以他能在分析《金瓶梅》医生形象的不堪后，认为“医者的不学无术和道德溃败，只不过是社会总体道德腐败的一个缩影而已，作者并非是专门与中医过不去。”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比较通达。

不过，在格非“修辞例话”部分，最让我赞赏的，不是他细腻入微的学理式分析，而是能在分析中，保持了对小说无法一究其底的神秘感。在小说中，27岁的李瓶儿临死前，西门庆请来道士作法，道士点起27盏长命灯，不料一阵怪风尽数吹灭灯火，却又有一盏复明。格非分析道：“尽数被风吹灭，倒是符合了读者的猜测和预期，但无非是坐实了李瓶儿命当如此的事实罢了。而‘惟有一盏复明’，却是神来之笔，不仅出人意表，更使仙道法术变得深不可测，极好地烘托出潘道士作法祭灯时的鬼魅氛围。”“而风中摇曳的这盏本命灯，也和西门庆此刻的心理活动若合符节。”正是这种对神秘感的直觉把握，才构成小说家分析小说的鲜明特色，也令读者会有会心不远的感叹。

会心不远

詹丹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七夕会

连说 Thank you! 可心里却在嘀咕：博物馆里难道也有小偷？在这个具有古典气质的艺术博物馆里，我居然被慈祥的德国老头老太很认真很严肃地前后提醒了3次。可见小偷猖獗。

博物馆前是一片如茵绿草。德国的青年男女躺在草地上旁若无人地拥抱着接吻；老头老太穿着米色或玄色风衣悠闲慵懒地漫步，他们的围巾线条和色彩倒是显得特别亮眼。团队会齐后，大巴把我们载到了勃兰登堡门，那可是见证德意志兴衰史的“德国第一门”。

我们沿欧洲著名的林荫大道菩提树大街东进，我们一群互相保护着任性逛街。德国人好像

巧克力咏叹调

陆海光

不太喜欢赚钱，百货大楼在双休日统统关门。商店是心里一片沮丧，还好，这天已是本行程的最后一天。我心疼的倒不是皮夹里的钱，而是那个朋友在我生日时送我的名牌皮夹。皮夹被偷，等于朋友对我的一片心意被偷。朋友提醒我赶快致电中国建设银行销卡，又善意地在 Curry 36 请我品尝柏林闻名的咖喱香肠压惊。

回国后，在电梯里遇到一位租住在楼上的英俊的德国小伙子，交流起德国观感时，他用娴熟的上海话赞道：还是你们中国好！上海好！有人气，没难民，很安全。

里有150欧；放在一个信封里的3张100欧，还神奇地躺在腰包底部；皮夹里只有一张信用卡，外加70欧和一些百元人民币。

赶上旅伴。我们在途中发现了唯独一家开门营业琳琅满目的比利时名牌巧克力店。于是，我们“人来疯”似的采购黑巧克力。等我再来回挑选购好各色巧克力，到柜台付款，从身后拉过腰包时，发现腰包的拉链已被全线拉开！我第一反应，钱包被偷了！仔细一看，果然！值得庆幸的是，我的钱先前已“兵分三路”：口袋

旅游